

我写我书

编者按

安化人陶澍是历史上杰出的经济改革家。他既是清朝中叶经世派的领袖，又是近代洋务派的先声，还是近代湖湘人才群体崛起的先导者。此外，陶澍的文名被政绩掩盖，他还是清朝中后期重要的诗人与散文家。他的奏疏、散文、诗歌、对联，既是其经世思想的载体，又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近日，历史学者周禄丰历时两年多精心打磨的全新力作《印心石在》由岳麓书社出版。该书是陶澍的传记，以兼具学术性、可读性的写法，展现陶澍的一生。



周禄丰

数年前，我在陶澍故里湖南安化县小淹镇参观，曾于资水之滨久驻足。安化的山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气质：一是资水的清幽澄澈，恰似屈原以来湖湘文人的哀婉清绝；二是梅山的莽荒苍茫，仿佛湖南人“强悍尚气”、坚忍不拔的豪迈性格。这两种气质在陶澍身上得到了完美融合，并呈现出湖湘精神的独特神志。在与当地人的交谈中，我发现安化人至今保持着刚直、进取、大气的特殊性格——这种气质在陶澍及其影响下的湖湘士子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当我在印心石畔，看到湍急江水中倒映的梅山群峰，突然意识到这座湘中古镇孕育的不仅是一位晚清重臣，更铭刻着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隐秘坐标。

作为传统中国与近代中国分水岭上的关键人物，陶澍身上同时交织着传统的智慧和近代的思想因子。他既承袭了王夫之“经世致用”的湖湘学脉，又在漕运、盐政、货币三大领域率先突破传统治理框架。在数十年的政治生涯中，特别是在作为两江总督的十年间，他的一系列治理措施几乎触及了所有康乾以来累世积存的弊端。

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的“票盐法”，以盐政改革打破盐商数百年的垄断，不仅使淮北盐业重获新生，更为国家增加数百万两财政收入；推行清代首次大规模漕粮海运，既解决道光初年运河淤积导致的漕运危机，又探索出面向海洋的新路径；倡导“废两改元”，建议

自铸银币，其思想已触及货币金融制度的核心……尤为重要的是，陶澍在禁烟运动中的先驱作用：他不仅是首个系统认识鸦片危害的封疆大吏，更以在两江地区大规模的销烟行动，为林则徐虎门销烟奠定了实践基础。

他的种种改革，既是中国传统治理经验的集大成，又在多个领域自发生成了近代因素。他对市场机制的理解、货币流通的洞察以及海运的推行，无不体现其超越时代的前瞻性。从这个角度看，他既是传统中国的最后一位政治家，也是近代中国的第一位先驱。

而陶澍最为深远的影响，在于构建了湖湘人才谱系。他以“实学”与“实行”陶铸晚辈，左宗棠、胡林翼直接受他提携，曾国藩通过唐鉴、贺长龄间接承其衣钵。他发展的经世之学成为后辈经纶国手的基础，刚正不阿、实干进取的湖湘气质更在后世传承发扬。正如陶澍对王夫之的评价，“天下士，非一乡之士；人伦师，亦百世之师”，他自身正是从安化出发，承载湖湘文化精髓而走向全天下的典范。

在传统中国的暮色与近代中国的晨曦交替之际，陶澍用《海运全案》的墨迹勾勒出海洋中国的轮廓，又以《蜀輶日记》的笔触丈量着农耕文明的余晖。遗憾的是，在古代史的研究中，他作为传统中国的历史人物而受到忽视；而在近代史的叙事中，他又往往因鸦片战争前就已去世而被归入古代史的范畴。这种夹缝中的尴尬处境，使得这位跨时代的政治家未能受到应有的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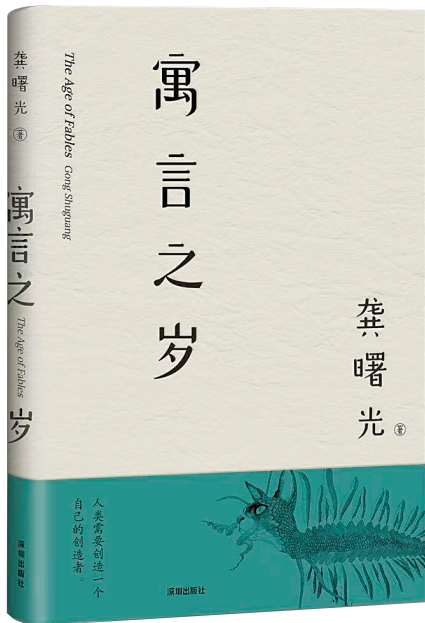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对近代转型的阐释聚焦于沿海口岸与西方影响，却忽视了内陆腹地自生性变革的萌发。在系统研究陶澍的政治生涯后，本书的一大尝试，就是通过讨论陶澍在盐政、漕运、海运等领域的改革实践，揭示出嘉道年间地方治理中萌发的市场逻辑与近代治理理念。因为陶澍推动的一系列孕育着本土自身近代性因子的变革或者说试验，很可能正是构建中国近代史叙事的重要拼图。于是，我试图在本书中，将陶澍置于近代前夜的枢纽位置，陶澍所力行的经世实学，证明了中国本土思想资源自我更新的内在动力。

在数载的研究过程中，我最深刻的体悟莫过于：作为一位历史人物，陶澍的价值不在于他改变了什么，而在于他展现了哪些可能。历史是一条长河，这奔涌不息的水流已经在河道深深刻下了既定的轨迹，但在每一个弯道、每一个关隘，它总有无数个可能的方向。大河为何奔流至此？这固然是水流中的我们需要追问的；而每个关隘处具有的可能性，更是引人遐想。这种可能性的发掘，正是历史研究的魅力所在。

谈有所得

《寓言之岁》的个体隐喻与精神突围

张甜



然景观的违和”，他发出振聋发聩的警示：“人类自我确认、自我欣赏的景点越来越多，而自然遗存的景观却越来越少”，当“自然审美力”沦丧，“自我审美力”亦将随之崩塌。《冰雪劫》中，那场撕裂金桂的暴雪，瞬间将“极致的审美”变为“极致的灾难”，这些灾难不仅是自然的考验，更是对人类文明的一次次叩问。在礼赞科技神力时他也会发出预警：“如果把科学和技术比作一头猛兽，那么理性和伦理就是驾驭这头猛兽的缰绳”……这些忧思隐喻让读者在“隐隐作痛”中触摸着真实。

《寓言之岁》以其独特的寓言叙事和深刻的生命哲思，构建了一座连接个体经验与时代精神的桥梁。在《城头斜阳》中国回望六千年前的城市遗址时，作者没有选择史诗般的歌颂，而是将文字对准那些被汗水浸透的粗布衣褶、被石夯砸出的深浅坑洼。书中还有多个令人动容的普通人的画像：养鸽少年“八个瘤”在生存线上挣扎的身影，修匠匠刘瞎子圈养八哥的执拗，吴妹跑放猫归山的剪影……

在《寓言之岁》中，读者看到的不仅是个体生命的沉浮，更是一个时代的精神图谱在个体叙事中徐徐展开。作者用整部作品证明：个人与时代的共处中要实现真正的精神突围，不在于逃离时代的战场，而是“本一颗平常之心品香赏花”，且不负了这“宜谈风月的人生时节”——这既是对生活的热爱，亦是对生命本身的最高礼赞。

一条走进岳麓山文化的坦途

——评谢宗玉《千年弦歌》

潘源

巍然立于湘水之畔的岳麓山，历经数千年岁月流转，默默见证着人世的兴衰更迭。以人文地理学的角度来看，岳麓山不仅仅是一座山，更是人类生命活动的重要空间，承载着湖湘文化的厚重底蕴。知其所来，识其所在，才能明其所往。对自身文化语境的深入理解，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立足当下。所幸，现在有谢宗玉先生的新著《千年弦歌》问世，恰逢其时地提供了一条走进岳麓山文化的坦途。

在地寻根的文化之旅

个体对意义的追寻，往往离不开生于斯长于斯的地域文化。《千年弦歌》第一部分“道法源脉”，通过对佛道儒三家文化与岳麓山本土的关系、“朱张会讲”对湖湘儒学的影响、岳麓书院创办起源与人才培养等命题的考察，深入挖掘岳麓山作为儒释道文化交汇点的独特价值。基于文物和文字两种史料，他在《麓山佛道儒：莫道君行早》中重新考证儒释道入驻麓山的先后时间，提出“儒道文化不可能晚于外来的佛文化”这一新颖观点；在《佛树因何结因果》《佛光里的潇湘》两篇中敏锐地关注到佛教僧人和儒学书院创办的因果联系，提示读者注意佛儒文化相融合流的现象及其现实功效。

《名山麓麓下的湖湘本色》则充分发挥湘人的“实事求是”精神，从经济、政治、地理、教育等多个方面探寻近代湖湘人才辈出的深层原因。作者对明清时期湖南的人口数量、税赋占比、地理交通条件、学子科举成绩，一一进行论述。《岳麓书院，那束从历史照亮未来的光》揭示出湖湘精神中“经世致用”“传道济民”等核心观念的文化根源。麓山文明从蛮荒到开化、从荒芜遍野到硕果累累的谱系传承，也在这样的溯源中得以完整显现。

可以确认的是，谢宗玉的“寻根”具有在地性，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根植于岳麓山自身的文化语境，尊重当地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没有泛化或偏移；同时，他对人文历史的讲述中又隐现着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切，对古今文化互通和互鉴的关切。

以情赋力的生命诗学

散文的“力”，某种程度上蕴藏在作者对笔下人

书香闲情

故宫“御猫”今何在

周乾

编者按

暑期已至，正值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古老的紫禁城再迎游客高峰。但你知道吗？古老的皇家建筑背后，不仅承载着六百年的历史记忆，更隐藏着明清宫廷不为人知的隐秘生活细节。

近日，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周乾的全新力作《故宫生活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以扎实的专业知识、丰厚的文献资料，辅之以300余张珍贵图档，带领读者走进故宫的隐秘角落，揭开明清皇家的生活百态，书中的很多历史细节鲜为人知，属于首次披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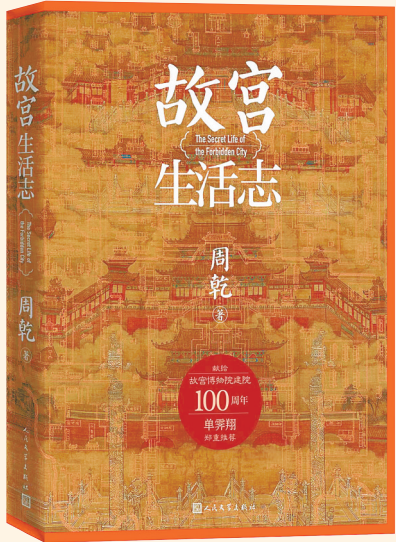


故宫猫每天接触最多的人，大概就是喂养它们的故宫同事。故宫人在工作之余，总不忘逗逗猫。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中，文物修复师们的日常就是“闲来打个杏儿，逗逗御猫的后代”。每天，青铜器修复师王有亮和摹摹高手沈伟都自觉承担起喂猫的职责。连《我在故宫修文物》的片场工作人员都知道，想逗猫，可以去当时摹画室所在的第四进小院找找看；而屈峰主任总会貌似委屈地抱怨收留许多“别人养着养着就不要了送给我们，最后慢慢养着养着就成负担了”的动物，下班时，他不会忘记拎鸟笼回屋，否则“第二天你可能见到的只有几根鸟毛”。纪录片中，风扇呼呼地吹，树叶沙沙地响，猫儿睡成一长条，毛飒飒地飘，它们乖巧地静候在主人身边，成了宫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御猫”光环吸引着大量来故宫“撸猫”的游客，甚至有人会将猫送到宫里“放养”。但不得不说，故宫猫的生存现状令人担忧。因为不管“故宫”的光环有多大，也改变不了故宫猫属于“流浪猫”的事实。它们没有固定住所，没有固定食

物。这里的环境看似清幽，但并非适合猫儿生存的乐土。我们部门所在的小院内有三只“御猫”，大家叫它们二花、三花和土肥。土肥的脸上常年长着猫癣，二花和三花也常常因为和院外的猫争地盘、争食物而受伤。宫里的医疗条件有限，猫儿生病了自个儿常常找个地方躲起来，很难配合治疗。

借用故宫博物院前院长单霁翔的话说：“要把一座壮美的紫禁城完整地交给下一个六百年，要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观众有尊严地参观，同时也要让流浪猫继续有尊严地在故宫生活。”我想，这既是所有爱猫人士的共识，也是所有故宫猫今生的夙愿。



如今的故宫博物院中，仍有将近两百只猫，这些依然“驻守”在宫里的“御猫”，早已不再是皇家盛宠。它们都是当年的故宫猫后代吗？在宫中过着怎样的日子？

在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眼中，这些故宫猫堪称宫里的“夜班警卫”。它们白天懒洋洋的，可一旦故宫闭馆后就精神起来，开始到处“巡逻”“放哨”。当宫门一层层关闭，这群行踪莫辨、“执勤”时间莫测的“编外员工”便出没于红墙黄瓦间，在夜幕中开启捕鼠模式，不负“猫保安”之名。紫禁城七十二万平方米的范围内，没有发现过一只老鼠，也没有出现过古建筑木构件被老鼠咬坏的情况。故宫的同事们都戏称这群猫为“大内咪探”。

故宫猫是有灵性的，它们不怕人，一招呼就会围到游客身边。这些猫很懂事，特别爱干净，会定时定点解决“个人问题”，从不给保洁阿姨添麻烦，也从不毁坏公物，更没有骚扰过游客。